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義門讀書記卷四十一

詳校官中書臣瞿　照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石鴻翥

謄録監生臣姚希慶

義門讀書記卷四十一

翰林院侍讀學士何焯撰

元豐類稿文

唐論　峻潔　此等議論自曾王以前無人道來

成康沒而民生不見先王之治　起句中即伏後意

有天下之志者文帝而已然而天下之材不足　文帝

有一貫生而不能用然則所患者非材之不足而帝之

志誠畢也文帝所長者能休養天下之民而已

而其治莫盛於太宗之為君也　而字衍

可謂有治天下之效　效作効後仿此

又有治天下之効　又字上有而字

然而不得與先王並者六句　其不得與先王並者非

為制之猶有不備而德之不能建其有極也

由唐虞之治五百餘年　追遡成康以前

而未過極治之時也　時作世

爲人後議　此等文後惟子朱子能之　文鑑録温公之議而不載此文者失之

爲之後者爲所後服斬衰三年而降其父母期　汪云將言爲人後者不絶其父母之名故先言禮之所以降其父母之服與後世崇本親以位號之非禮以見禮之於爲人後者至恩大義已極其至而不可以更有加也

以諸人之所知者近　諸作謂

則尤恐未足以所明後者之重也　尤作猶所明作明

所

禮為人後者　以下言考於禮而父母之名不可易

為所後者之祖父母父母　父母下增妻字　妻字從

近刻增祖父母三字成文父母二字不可少也　宋本

同亦少一妻字

此其服為所後者而非其為己也　下其字衍

服則為己名為所後者　名字下增則字

若當從所後者為屬至親非變則名固不得而易矣

此一段最明辨若但據為其父母報句則未有以解劉子翊其者因彼之辭之說而趙瞻所謂辭窮直書之論為是固當從所後者為屬矣

豈有製服之重如此 製作制

且支子所以後大宗者 至 而先王教天下之意哉 至論

夫人道之於大宗 至 未有可廢其一者 收得精神

或以謂欲絕其名者蓋惡其為二 以下言易父母之

名而從所後之屬為非

知不以惡其為二而強使之為一　不字下增可字

使為人後者於其所後至而為人後之道盡矣　昌黎

廬陵亦必不能發揮至此

為人後者為其父母服　服一作報

漢癸義以謂宣帝親　癸作蔡

故非漢宣加悼考以皇考　下考字作號字

而革變其父母之名　革變作變革

不從經文于前世數千載之議論　于作與

懷二于所後　二作貳

然則加考以皇號與禮及士之稱皇考者有異乎　士作世

禮曰考廟　作禮曰曰考廟

然則以為父沒之通稱者　此句中疑尚有脫誤　以為父沒之通稱當作以為事考之尊稱

若漢哀帝之䙝四句　此仍是加皇號以為事考之尊

稱者

豈獨失為人後奉祀正統　祀作承

然施于禮者有朝廷典册之文至顧言之不可不順而

已一段　反不分明似乎可已蓋此但問其于禮之可

與否而不在施于事與否也

公族議　此為荆公裁減宗室恩例而作其推言親愛

之心可謂至矣然公族之人要當教之有法使其材皆

可用而後與之禄傳曰武王之母弟八人五叔無官豈

可使之坐困天下之民而漫無功德以報之如明之宗室乎　五叔無官但不任以尊位非無禄也其自袒免而下則宜裁之以義矣記曰親親之殺以服屬為等差固先王之道也

昔周公兼制天下立七十四國　四作一

夫豈以服為斷乎　不以服為斷者必以德為賢也

是豈可拘于常見　可字下增以字

其在異代尚特顯之　在異代特顯者以德以功也

實國家慶　家下增之字

而姬姓獨居者五十三人　人下增也字　務立異論而不顧其可言而不可行此宋人之病也

講官議　呂猷可彈王介甫十事其三云人主延對經術之士講觧先王之道設侍講侍讀常員執經在前乃進讀非傳道也安石居是職遂請坐而講說將屈萬乘之重自取師氏之尊真不識上下之儀君臣之分况明道德以輔益聰明者乎但要君取名而已此議似亦為

介甫發　後漢書儒林傳中侍講與入授不同則講官遽以師道自處者誠過但人君賜之坐以優之亦崇儒之盛事雖賜坐而坐仍其侍之次與詔于天子無北面者區以別矣亦議禮所當詳也　文甚緊潔

廼不自知其強聒而欲以師自任何其妄也　此職業然耳不可與強聒並抑揚太過

所以忘其勢也　忘字上增自字

故坐未甞以為尊師之禮也　坐雖未嘗為尊師之禮

然挾書而講于禁中者顧獨不得比于燕皆坐之禮乎

未果有師道也　果有作有果　結處與發端不合如

此則侍講之職舉當廢矣

救災議　有實用文字　合漢唐而一之

劣者人日一升　劣作幼

是直以餓殍之養養之而已二句　論事明析如此乃

非空言

則百姓何以贍其後　此句上增不久行三字

雖有頹墻壞屋之尚可完者七句　遵岩云不但文字
好于事情亦深切漢時之文亦不過如此
如是不可止　是字衍
失戰鬭之民　此句上疊空近塞之地五字
萬一或出于無俚之計　俚作聊
令被灾之州為十萬戸　令作令
平日未及有此者也　及有作有及
與專意以待一升之廪于上　一作二

足以振其艱乏　振作賑

脫于流亡轉死之禍　流亡轉死作流轉死亡

然後王輅徐動　輅作路

就陽而遠郊　作就陽而郊

古人有曰　作古人有言曰

剪爪宜及膚　剪爪作翦爪

令有司于糴粟常價　令作令

以茶荈香藥之類　茶作荼

洪範傳　曾氏生平得力于經在是其言平正通達有非漢以來俚儒之所及者故蔡氏所采亦多

原其說之所以如此者以非其耳目之所習見也　此歐陽子之説

五者行乎三材萬物之間　間下增也字

念用庶徵　徵作證下同

故又以考已之得失于民也　以下增此字

其信不可雜　信作言

潤下作醎　醎作鹹

於是稼穡而不及其他者　是字舊刻皆作之下同此

當從蔡傳也　宋本之

潴之則聚　潴作瀦

或從草之　從字衍

可以從草　從字衍有一從字文理不順

或言其用　四字衍

皆養人之所最大者　者字下增也字又增非養人之

所最大者八字然後接則不言三字

自内言之　内字下增而字

葢思之人人也如此　人人作于人

其至皆足以動容周旋中禮　其字上增及字

亦未嘗不思　思字下增也字

聽作聰　作聽曰聰

故不能集潡于大且逺也　集作𣥿

所以養其聰也　聰字下增明字

上叅天　叅作參

其惟不言言乃雍　禮檀弓作言乃讙喜說也書無逸作言乃雍和也

言之不可遽如此　作言之不可以違如此也

貌之不可慢如此也　可字下增以字

故堯之德曰欽明文思　欽作聰　欽字不知者妄改

為王道始　王道下增之字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至然後國家天下治　處處

遺却格物

葢欽明文思　欽作聰

堯之得于心者也　于字下增其字

所謂效之也　效作効

不若我政人之有罪矣　若作于之字衍

則有曰勿庸殺之　有作又

故先王之刑刑也　疑有譌字

天下之人四罪而已　四罪者著舜攝位之始誅討之

大者也豈有百年之間斷刑止于四找
伐不悛也　悛作𢡟
則六極之事也　極字下增弱字
惟皇六極　六作之
則五福攸好德之事　事字下增也字
則是人斯其若辜矣　若字衍
無所背無所反也　下所字衍
由無偏以至無側　至字下增于字

歸者之所反　歸作往

所操者彌約　所字上增而字

然充人之材以至于其極者四語　乃曾子所讀經所

自得于心者也

曰王者尊之辭也　尊作往

凡此者以治已與人也　以字上增所字

曰貞曰晦　晦作悔

所謂五者也　五字上增卜字

乃立是人使作筮之事　筮字上增卜字

參謀鬼神也　謀作諸

則皆不可以有作也　也作者

所謂各以其敘也　所字上增則字

則至于庶草莫不蕃蕪　蕪作廡

而知已之所以致之者也　上之字衍

其道未嘗不同者　此句上增其道未嘗不同六字

進太祖皇帝總序狀將無以使列聖之偉跡　偉作韙

此臣之所以惴惴也　以字衍

以覺悟萬世　悟作寤

大懼智不足以窺測高遠　窺作究

太祖皇帝總序自天寶以後　以作已

紀綱寖壞　寖作寖

以生民為任　起數語中尚宜明點生民之困一語則

以生民為任句承得有根而結處户口之多少一段亦

愈有力矣

憂吏民之不良也　民字衍

其羣臣有恩舊　其字下增于字

常振助之　振作賑

蓋太祖篤于孝友　荆川云又細敘一遍

以奢侈爲戒　侈字衍

粤蜀吴越歐閩之君　歐作甌

傳子及孫　及作若

啚衆以智二句　啚作圖

世以謂太祖不世出之主　以下尤可已
太祖征伐必克四段　皆強爲附益
開寶之初南海先下一段　是不量時勢之語　此一
段尤爲兒戲如此則其言反不足徵信矣
太祖不用兵　兵字下增草字
三代盛矣以下　又推一層
文武之後三世傳　作文武之後世三四傳　總評此
本紀贊也其煩如此則本紀又當何如南豐非昧于史

法者直過欲稱誦功德耳昌黎避而不為蓋慮及此矣

此文不古不今大失體要宜乎神宗緣此罷其史職也

新序目録序　可與王子直文集序參觀

所守者一道所傳者一說而已　此論正與蘇氏譏王氏好使人同已之說相反蓋當辨是非不可分異同也

揚雄氏或可耳　或可作而止

漢文士豈無明先王之道以一之者哉　文作之豈字

下增特字

亦足以知臣之攻其失　失字下增者字

梁書目録序　王云序梁書以佛法立論可見其用意而在梁尤甚因梁之事二句乃斡入題目之法　按此篇立論原本中庸皆有次序條理可觀下語時或未瑩則不能如周程之浹洽故也

故不可絀　絀宋本作詘

書曰思曰睿至與天地參矣　不知夫天命之謂性率

性之謂道貫內外而一之者則其言豈足以折夫佛氏之徒哉此歐曾之徒雖好辨而終不能見道之大原也

書曰思曰睿　即從內說起

未有不能明之者也　明善對佛之明心

故加之誠心以好之　此強為之說

故加之至意以樂之　明誠之外又增加至意一層恐無所本　即至誠之至語未瑩耳

安能累我耶　耶作哉

能盡其性則誠矣　誠身對佛之見性

既誠矣必充之使可大焉　形著明

既大矣必推之使可化焉　至誠能化

能化矣則含智之民肖翹之物　上句盡人性下句盡

物性

而吾之用與天地參矣　參贊

德如此其至也　此句是一段中樞紐

德如此其至也四句　由窮理而盡性而至命　亦是

由其德以及其道

莫不一出乎人情　内外合

與之所處者　所字衍

既聖矣則無思也　應思曰睿

無為也其動者應物而已　應應乎外

可不謂神矣乎　至誠如神

神也者至妙而不息者也　無息　李云神即是聖之至妙不息者

故其所以為失也　故作固

夫得于内者未有不可行于外也　合外内之道　以下始説得分明　明道云敬以直内義以方外合外内之道也釋氏内外之道不備者也南豐已見及此及佛之所以失以傳之者　傳作傅

庶不以此而易彼也　庶作知

列女傳目録序　三代以後少此議論　詞醇氣潔無一冗長之字此宋文之不愧匡劉者也

離其七篇為十四與頌義凡十五篇　頌義自為一篇猶漢書有叙傳耳揚子法言總以十三篇之叙列于卷末至宋咸析而升之章首古書次序為庸人汨亂多矣而隋書以頌義為劉歆作　考隋書列女傳頌一卷劉歆撰與曹植頌一卷繆襲讃一卷録于向書十五卷之後或歆亦自有頌至宋亡之未可知也　劉歆不閑詞賦頌義非其所作决也

而成帝後宫趙衛之屬尤自放　班倢伃侍者李平大

幸賜姓衛謂之衛偍仔趙衛即趙李也

向以謂王政必自內始　先就列傳所載明其為書之本趣

其言太任之娠文王也　獨提出一事發端

皆大人之事　皆作此

然古之君子未嘗不以身化也　又從劉書欲以戒天子而未言者推其本言之

二南之業本于文王　子朱子云說二南處好

而不知所以然者　知字下增其字

故内則后妃有關雎之行至故家國天下治者也　大暢王政必自内始之説

外則羣臣有二南之美二句　自家而國

其推而及遠五句　自國而天下

故國家天下治者也　國家作家國

後世自學問之士　學問作問學

其家室既不見可法　家室作室家

士之苟于自恕三句　反覆精盡

往往以家自累故也　又縮入家

況于南鄉天下之主哉　打轉

蓋不可考　西京詩師齊魯韓若毛傳固未行也以曾氏之精核何亦有不可考之疑耶

禮閣新儀目録序　韋書所記者變禮故序發明制禮者當隨時變易以宜民不容泥古而反致不可行但求可以養人之性而使視聽言動之一于禮而已古今之

變不同數句乃一篇大旨　去其十之四則健而厚矣

子固之文多冗由道不足而強欲張之也　厚齋謂此

文指新法非是蓋徒見有拂天下之勢駭天下之情二

語故耳

則法制度數　度數作數度

乃為設其器　為作謂

或不宜于人不合于用　此即子政敢于殺人而不敢

于養人之意

以為人之所既病者　為作謂

以謂人情之所好　好下增者字

能為之節而不能變也　下字細字

何必一二以追先王之迹哉　一二作一一

未嘗異也　未字上增亦字

民未嘗得接于耳目　于字下增其字

故為之定著　故作因　荊川云此文一意翻作兩層

說

戰國策目録序二子乃獨明先王　先王下增之道二字

豈將強天下之主以後世之不可為哉　不字上增所字　此與荊公上仁宗書中立說同

二帝三王之治六句　此處文氣稍嫌其碎

而俗猶莫之寤也　打着惑于流俗

則此書之不泯　作不泯泯

二百四十五年之間　作二百四五十年之間

今存者十篇　十篇下有云字　高誘注存者十篇

陳書目錄序　諸序中獨此篇廻顧起處復作波瀾

察因以所論載　載字疑有訛

而文帝亦遣虞世基就秦求其書　秦作察

高帝以自魏至宋　至宋作以來

遂詔論譔于秘書内省　内字衍

與宋魏梁等書　魏字下增齊字

亦罕得而詳之也　之字衍

其書亦以罕傳　其字上增而字

其疑者亦不敢稍損益　稍字衍

爭奪詐偽　爭字上增自字

若此人乎　一作若此人者文鑑同今改正戰國策如是人者鬻王以為資者也句法本此

若此人者　至其可廢乎　此數句似有風神却稍嫌不健

蓋此書成之既難二句　括前

豈非遭遇固自有時也哉　下云臣恂臣穆臣藻臣覺

臣彦若臣洙臣輩謹敘目録昧死上

南齊書目録序　以經正史之失獨舉史遷言之斥子

顯處只數句此春秋治桓文之法

故雖殊功𨼆德非常之迹　雖字下有有字

古之所謂良者　良字下有史字

其明必足以周萬事之理四句　對上四句

何以知其然也　也作耶

知之者不能名　知字上增能字

而為至典者　至作二

所記者豈獨其迹也　也作耶

小大精粗二句　明理

本末先後二句　適用

使誦其說者二句　通意

求其指者二句　發情

文不足以通難顯之情者乎　通作發

然顧以謂明不足以周萬事之理至何哉　此處亦稍

嫵不甚俊健

遷固不能純達其情而見之于後者矣　矣作以連下

讀

至于宋齊梁陳後魏後周之書二句　諸史中後周尤

拙

而其文事迹曖昧　而其文下增盖下夫豈材固不可

以強而有耶數世之史既然故其廿一字

悖禮反義之人　禮作理

豈非所託不得其人故也　也作耶　結處增臣恂等

同前此乃進書之體當存之

唐令目録序　千鈞筆　該貫無遺

使能推其類盡其道　令之所載者皆道也若曰使能

立其本善其推則太宗之所未至者可見矣

而惜不復行也　惜字下增其字

徐幹中論目録序　李善文選注引文章志云太祖召

幹以為軍謀祭酒轉太子文學以道德見稱則與文帝

箕山之云不合當以先賢行狀為正

見文帝稱幹著中論一十餘篇　一當作二　語見文

帝與吳質書

魏太祖時旌命之　時作特

而不牽于俗　俗字下增儒之說三字

文能信而充之　文作又

蓋迹其行之所至而以世俗好惡觀之三句　收得有

力　行字上增言字　好字上增之字

說苑目録序　中間緊要處說來不透

劉向所著說苑二十篇　著作序

然其所取往往有不當于理　有字衍

則取之左右逢其原　此句上增自得之三字

鮑溶詩集目録序又防之雜感詩最顯而此集無之

鮑防雜感今所存一篇而已

杼情思而已　杼作抒然古人多用杼字葢取杼軸子

懷之意

李白詩集後序　文甚嚴潔　為考白詩之先後而次第之故于白始終所更涉特詳而并辨新舊二書之誤或以為變調者謬也

舊七百若干篇　若干作七十六

今九百若干篇者　作今千有一篇雜著六十篇者

居徂徠山竹溪　徠作來

西抵岐邠　抵作涉

上秋浦潯陽　潯作尋下同

皆不合白之自敘　合字下增于字

然其詞閎肆雋偉　雋作儁

志氣宏遠　遠作放

先大夫集後序　遵岩云先生之文如此篇之委曲感慨而氣不廹晦者亦不多有

故治久未治　下治字作洽

而公常激方切論大臣　激作曰　此句必有訛今本

直去日方二字恐未妥

當時皆不悅故不果用　屢不合而出

五日又為揚州　日作月

而公于是時又上書語斥大臣尤切　所言益切

公之盡忠至何其盛也　荆川云言先大夫之忠讜而

歸之天子此所以為儒者老成之論也非淺學所及

其于名實之論可覈矣　名一作虛

王深父文集序深父于是奮然獨起　是字下增時字

然觀其所考者　所字下增可字

豈非孟子所謂名世者歟　名世本漢書董仲舒傳贊

天子嘗以其軍節度推官　其一作忠武

王子直文集序至秦魯之際　謂魯頌秦誓也

少已著文數萬言　少字上增自字

其不當于理亦少矣　理字下增者字

而又未知孰先孰後也　知字下增其字

王容季文集序　前半議論可為讀書法

測日星　星作㬌

至舜又察之璣衡　之字下增以字

曰宅者　宅作七

無不任焉　任作在

深父尤深　父字下增為字　此篇收處似少關鍵

范貫之奏議集序　子朱子謂此文氣脉渾厚說得仁宗好　不溢美文之謹嚴亦金玉其相矣　遵岩云沉著頓挫光采自露且序人奏議發明其切直而能形容

聖朝之氣象真大家數如蘇公序田錫奏議亦有此意然其文詞過于俊爽而氣輕味促按范之言得行故歸美于主雖立言得體然必實録也若作尊堯集序亦豈可以此為大家數乎凡論古文不當徒求之貌明人不知也

蓋自至和以後　此段伏下時字

或矯拂情欲　情作嗜

卒從聽用　從作皆

仁宗在位歲久　仁宗初年母后臨朝其繼有廢郭后逐言者之失及西北事起召用賢俊而亦為羣小沮敗不能有為惟晚年定繼嗣托付韓琦使四十餘年太平克有其終斯優于漢唐享國久長之主耳

方以仁厚清靜　伏下盛德

不曲從茍止　伏下見其志

而朝政無大闕失　斟酌

仁宗之所以其仁如天　自用則小惟天為大二語正

是反對

後世得公之遺文而論其世　世作本世字雖出孟子

與下其時難得相應然不若本字直貫先帝之盛德句

更為有力故從文鑑

公為人溫良慈恕一段　又因奏議而略及平生見貫

之之言真出于忠愛非翩上以邀名惜其早卒見仁宗

之誠于聽用非陰棄其身也數語亦皆文章用意處

凡同時與公有言責者　照應與公同時之士

王平甫文集序　深婉可以為法

古詩尤多也　古作故

平甫居家孝友一段　平甫之詩文不得薦郊廟施朝廷者介甫有責焉此著其孝友與待人之直而和為天下所同惜而奈何不容于家乎欲千載而下讀者自得之言外也

強幾聖文集序其子浚明　浚作浚

材拔出輩類　輩字上增其字

通四方之好　通字上增以字
則簡古典則　典宋本作而
其所長兼人如此　如作以
在魏公幕府者最為多　最為作為最
故序亦反復見之　亦字下增特字
思軒詩序　將石本校
益疏其寢北之地　地作池
後池之北涯　後作厚

而謂君之世　世作勢

不遺于理　遺作遺

九月日序　作九月十五日序

序越州鑑湖圖曰蒙口斗門　蒙作蒿

而奸民浸起　浸作寖

自樵風涇至于桐塢　塢作隖

橋水深四尺有五寸　橋字衍

又以謂宜益理隄防斗門　斗門二字一作計字

而溢隄使高一丈　溢作益

其竹木費　作之費

又以謂宜修吴奎之議　修作從

著之于法　著字上增而字

刑有杖百　作刑有自杖百

而錢鏐之法最詳　作遺法

在位者重舉事而樂因循　激昂痛快

今謂湖不必復者以下　似韓子禘祫議

而衆人之所未睹者　者作也

然後問圖于兩縣　結出圖字收束上意亦毫髮不漏故為論次　作為之

類要序　此公通俗酬應之作

尤長于詩　但許其詩

為學者宗　四字未當

而不知公之得于内者深也　深作何　此不可謂之得于内求深而腐敔南宋澗遠之習

而于三材萬物　材作才

相國寺維摩院聽琴序習其干戈于樂　戈疑戚

而非其故　其作有下同

若夫三才萬物之理至夫豈非難哉　不知聖人之學本末一貫洒掃應對即是精義入神處故此處將內外說作二事于文章前後關鍵亦不緻密

齋戒以守之　齋字上增而字

以持其心養其性者　心作身

孔子曰興于詩以下　專就樂上轉到聽琴

又能其意者也　能字下有通字

故道子之所慕古人者　作故道子之所慕于古者

館閣送錢純老知婺州詩序而欲其久于外　久字上增無字

齊州雜詩序或長軒遶榭　遶作嶢

從舟上下　從作縱

順濟王勑書祝文刻石序　謹嚴　簡而能贍

蓋龍之為祥 祥字下增異字
敘盜令圖之所見者 令作令
其名氏稅等械器 稅等二字疑訛
又別之以待 待作朱
日暮持錢 暮作昃
況于躡所素困之人乎 所作短
以自託于壞隄毀垾之上 壞作壞
士有飢餓之迫 士字衍

亦情狀之可哀者也　可字上增有字

康誥曰至而未有知其所始者也　須可嫉

皆百王之所同　皆作此

然而孔子曰以下　須可哀

有待教而誅　誅字下增者字

贈黎安二生序　地步高然不曾道着實地處故不精

彩　荆川云議論謹密　欲為古之文者當志乎古之

道道不至則文蓋未也曽公本欲規而進之正言若反

使自求諸言外　此文最善學韓結處暗用范滂語翻案文勢抑揚反覆可謂圓健

送周屯田序士大夫登朝廷　夫字下增仕字

安居几杖　居作車

不于庠序于朝廷　序字下增則字

為無為而尊榮也　而作以

送江任序　注選不當出五百里外此文能言其情

如此能專慮致職事　作如此能專慮致勞營職事

又有聰明敏急之材　急作給

送李材叔知柳州　州下有序字

憂且勤之心　憂字上增無字

其習俗從古而爾不然　俗作殆然作者

意亦其民之不幸也已　意作噫

彼不知縣京師而之越　頂不欲久居

古之人為一鄉一縣　頂小其官

為越人滌其陋俗而毆其治　其作於

材叔久與其兄公翊　久作又

送趙宏序　峻潔論亦當

致平者在太守身耳明也　耳作也下也字作矣

為前之守者不能此也　此作故

往時潭吏與旁近郡靳力　靳作蘄

暴骸者　者字訛疑作骨

愚言尚可以平　平作乎言尚可用也

然大中咸通之間三句　謂因安南而致黃巢之亂

送王希序　碎
沙之涯爲漳水　漳作章
獨其情旦而作　作作游
王無咎字序　用孟子之旨趣而變其音節　補之妹
壻故其詞直
不若于名字乎勿求勝焉四句　文氣頗澁
古禮之不行甚矣　行字下增也字
送蔡元振序　此文反近李習之　淡古

不惟其同守之同　上同字宋本無

汀誠為州治也　也作邪

誠未治也　也作邪

惟其義而已矣　義作誼

送丁琰序過此數人　人下有者字

擇廷臣使各舉所知　擇字疑譌

不偕循歲月而授　偕作皆

今也庠序師友賞罰之法非古也　李云合于周子所

謂師道立則善人多

丁君之佐我　我下有也字

而予樂道其所嘗論者以送之　一句括前文

謝司理字序君子之于德澤誼行　誼行當作行誼

泊然莫能顯其所以發而至者　顯作賢

易曰知微知彰六句　此所謂道不足而強有言者

而字曰通微　字下增之字

義門讀書記卷四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義門讀書記卷四十二

詳校官中書臣瞿　照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石鴻翥

謄録監生臣姚希慶

義門讀書記卷四十二

翰林院侍讀學士何焯撰

元豐類稿文

上歐陽學士第一書　此文定少作

儔能拔而振之乎　儔作疇

懷疑者有所問執　問作閒

義益堅而德亦高　亦作益

上歐陽學士第二書　不達亦以少作故也　語太煩

絮患在不能峻潔少作之不可觀如此

負任挽車　挽作輓

而獨不識撥褫耜耒辛苦之事　撥作䘦耜作耡

特賜教誨　特作垂

不勝馳戀懷仰之至　懷仰作慺慺

上歐陽舍人書　文弱而碎其論事又格格不吐此少

作故也

莫若朝夕出入在左右五句　上蔡君謨書中亦論此事

其不以聖人之道蕝之也　也作耶

其蕝之而未信而止也　上而字衍

是以執事望風殫言所以救之之策　殫作憚

則末利可弛　弛作弛

欲治之于其心　治作洽

患不能通豈患通之而少耶　名言

何獨孟子然七句　顏孟之所以不同至張子而始明

其止者葢止于極也　下止字作至字

以其意少施焉　意字下增而字

上蔡學士書顧不賀則不可乎　疑有脫訛

然而古今難之者豈無異焉　豈疑作葢

未有若唐也　唐下增太宗二字

自唐太宗降戾　太宗二字衍

則後數百年之患將又興也　興作甚

伏惟執事莊士也　有分寸

上杜相公書　恐祁公尚未足以當此

不過其一二大節可道語而已　其作有

方人主急于致天下治　作人主方急于致天下治

雖不充其志　作雖其不充其志貫下讀

蒙賜之一覽焉　覽作見

上范資政書　其言究無歸宿蓋非得之于心而徒求

高于文詞者也

故古之人有斷其志　疑有脫文

其晦明消長　其字上增至字

又懼乎陷溺其心　又字上增則字

不意閤下欲收之而教焉而辱召之　文正公之于人材無往而不留意如此

上齊工部書　此等何以濫存大抵編緝者之過

為事者相與就而質其為士之事也　上事字作士

與撫州知州書　多用韓文腔子是亦少作也

與孫司封書　反覆馳驟于作者為最有光燄之文殆不減退之張中丞傳後叙也

司户孔宗旦　司字上有州字

度拱終不可得意　疑訛

智高得宗旦喜用之　喜字下有欲字

此非所謂曲突徙薪無恩澤焦頭爛額為上客耶　宗旦死亦焦爛者也

使宗旦初無一言　两路反覆言宗旦之當䘏

既遺其言又負其節　雙收

為天下者賞善而罰惡　緣上朝廷寵贈不及

為君子者四句　起下司封

為天下者使萬事已理至以驚動當世　文勢極展拓得開

發揚褒大其人以驚動當世　發作顯驚作警

宗旦喜學易至亦可贖矣　此又表其平居從柳子厚論段太尉中來

況陳拱以下七句　又反覆以明其事之可信前後無一層不照應

則其有先知之效　效作効下同

固有補于天下二句　又照應中間為天下者一段

再與歐陽舍人書或亦不常有　或亦作古今

稱之曰有道君子也　稱之二字衍

猶恨聱之不即見之矣　矣作也

又魁閎絶特之人　又作必

而先生過甚厚 遇下有之字

與杜相公書閣下致位天子而歸 位下有于字

又輒拜教之辱 杜祁公待後進以禮如此

是以滋不敢有意以干省 省下增察字

而恐欲知其趍 趍作趣

答范資政書 雖尋常報書然自無秋毫流俗

非可責思慮之精 可字下增以字

而為當世有大賢德至為有激于天下哉 自有筆力

謝杜相公書　卓犖深厚　觀此書則揮麈後録謂曾不疑之喪子固適留京師者亦微誤而杜祁公以故相居宋自來逆旅為辦後事之語則其證云

不忍一夫失其所之道于自然　道字下有出字

寄歐陽舍人書　曩不甚愛此文今復讀之如四瑚八璉雖欲不寶貴不可得也

或納于廟　碑本以麗牲故曰或納于廟

苟其人之惡三句　知貞山誌王評事墓為過豈竊取

昌黎二李誌之義耶

至于通材達識　又抱轉

人之子孫者　人字上有為字

然則孰為其人　接用韓文腔子

而世之學者　而字疑有訛

抑又思若輩之淺薄滯拙　帶出慭字意　此一層亦

摹擬上宰相書

則世之魁閎豪傑不世出之士以下　上敘私感此又

推言歐公此舉能與人為善雖即前善人喜于見傳四句意然尚是詠歎之法與今人重複不同

愧甚不宣　愧作幸　李云此文葢即摹歐而為之者

按文法多本諸韓而先生云摹歐此論神理

與王介甫第二書　明暢

此不易之道也　誠不易之道

一旦卒然梗化　梗化作除去

故事至于巳察　此處疑有脫字

與介甫第三書尤可為痛　可為作為可

覲介甫此作至是介甫之意也　與所論王逢原誌文皆是

使或可以澤今　或字衍

深父書足以徵其言　徵作致

恐嘗為介甫言　恐作頃

此日夜惓惓往來于心也　夜字下有所字

謝章學士書不隆于此已　隆作過

不能用身于世俗之外　用作收

固有志者之所歎嗟　嗟作笑

所以無棄材也　所字上有此字

惟明公之垂察焉　之字衍

答孫都官書且專以久　久下有也字

而閣下不以所深且專以久者勵䇿　上以下有其字

答袁陟書而有仕不仕者是也　作而有仕有不仕者

是也

彼固所謂道德明備四語 善論

謝曹秀才書聲為封彌官 封彌作彌封

與王深甫書與諸令弟應書 書作舉

宣和日得書 疑有訛

遂以娣妹歸之 娣作第七

與以契以天下一也 上以字衍

答王深甫論揚雄書 一作答王子堅書一作答王固

別紙

常夷甫以謂紂為繼世七句　夷甫言是亦得其平

夫任其難者箕子之志也　此數語道箕子則得之

有所不得去　胡為不得去　雄名重其去誠難然以

老耄辭祿可也況甚而為美新之文乎

則鄉里自好者不為　為下增也字

且較其輕重　仕莽重于美新此言則是

雄不得已而已　上巳字衍

箕子者至辱于囚奴而就之　欲出雄而不顧厚誣箕

子此所謂遁詞也

孟子有言曰云云　孟子之言曰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無道以身殉道未聞以道殉乎人者也曾氏獨不之思乎　小弱之見役限于國勢非若一身之去就得以自由也

東甫以謂無不可者云云　東甫言是

而亦曰我異于是四句　若然則蕩然肆志乃棄禮義捐廉恥流于小人無忌憚矣

豈不猶孟子之意哉　不字下有亦字

聱自度學每有所進二句　雄之書退之僅好其詞而

介甫子固則直以為學問根柢何其所見之淺也

不幾于測之而愈深二句　即法言中語

福州上執政書　和平溫潤

則有幣帛箱篚之贈　箱作筐

曰豈不誠思歸乎　曰下增女字

來告其君也　其作于

有一人仕于此二邦者　于字衍
恩不可以茍止者也　者字衍
州屬邑　州下有之字
亦為士吏之所係獲　宋本士吏非也吏文吏令長也
士乃兵耳宜作吏士
市粟麪米　麪米作四來
為德于士類者甚富　為字上有而字
分寧縣雲峯院記　一篇俱在分寧縣土俗之不善立

論然但許其非而不明先王之道以道之則尚未合

君子忠厚之至也

其人修農業之務至其勤也如此　項勤生　業作桑

至累歲不發至無所捐　項嗇施

其間利害不能以䄅米五句　項薄義

長少族坐至豈比他州縣哉　項喜爭

變偽一日千出　日字下增百字

雖䓁朴徙死交迹　雖字上有故字

不以屬心　不字上有一字

吾聞道常氣質偉然至未敢必也　宜云道常學佛之說猶能勝其嗇施喜爭之心如此况導之以先王之教有不盡變其故俗向善樂義歸于敦龎仁厚者哉方得大體　則又若能勝其嗇施喜爭之心可言也　能字下增獨字言作喜

則桀然視邑人者　桀作傑

未敢必也　未字上增此子二字

可不可也　上可字作何　此篇本柳子激贊梁邱據之意

仙都觀三門記 以石本校　筆力高而非記事正體

其門亦三之　老氏之宫有三門或自唐始宜攷之

田絶嶺而上　田作由

至其處地反平寛衍沃　處字下作其墜云云

其獲之多　獲作穫

水旱之所不能災　之字衍

以安且食其衆　衆作徒
不然安有是耶　安作何
是不足以稱吾法與吾力　句中有眼
以禮春秋之義告之　義字下增而字
禿禿記　仿解光劾趙氏書當云書禿禿事乃合
捽挽至廡下　至作置
搤其咽下不死　下字衍
惟殺禿禿狀蓋不見　所以詳書

事始末惟杜氏一無忌言　表杜氏所以甚齊

醒心亭記　其言之非訣且妄故後半但覺清新後之

人則不可以率爾畫虎也

則必即豐樂而飲三句　提破名亭之意　醒心無可

記故但即豐樂而推言之敘題只此數語

故即其所以然而為名　其字下增事之二字

取韓子退之北湖之詩云　韓虢州三堂二十一詠其

一曰北湖云聞說遊湖棹尋常到此迴應留醒心處准

擬醉時來

其可謂善取樂于山泉之間　抱轉樂字

而名之以見其實又善者　宋本無此十字有此便與

後豈公樂哉乃公所以寄意于此二句違反

天下學者皆為才且良　下字下有之字

若公之賢二句　因亭名取諸韓子之詩即推言公之

賢韓子以來所僅有此文章血脉相通頭緒不錯雜處

今同遊之賓客　顧前同遊之賓客

而韙也又得以文詞託名于公文之次　收得密并自為記一層皆到　此亦從韓子名列三王之後有榮耀焉之語翻出葢子固亦自信為韓子之代興也雖然可謂不讓矣自言之不若待後之人徐論定之

繁昌縣興造記太宗二年　州以紀元得名故但云太宗二年

使得無歲費而有巨防　密

而耳目尚得以為之觀　得作有

凡縣之得令為難　得字下增能字

墨池記　能與學兩層到底因其地為州學舍而求文記之者即教授故推而論之非若今人腔子之文也

方羲之之不可強以仕六句　按中興書云羲之自會稽王友改授臨川太守梁虞龢論書表曰羲之所書紫紙多是少年臨川時迹今晉書漏其為臨川太守此文亦考之不審也　中興書見世説新語注

豈有徜徉肆恣　有作其

羲之之書晚乃善　上敘過墨池以下發論

況欲深造道德者耶　脫出正意

今為州學舍　此句一篇眼目

教授王君盛　教字上增學字

豈愛人之善三句　順頂恐其不章

其亦欲推其善以勉其學者耶　下其字衍　句倒應

為州學舍

夫人之有一能二句　足不廢一能意

況仁人莊士之遺風餘思二句　足勉學者意　此篇
如放筆數千言即無味矣詞高旨遠後人無此雄厚
菜園院佛殿記期月而用以足役以就　就作既
再歷千餘載　再作故
不獨以著其能　著其能三字括上自可栖之居此蓋
十年矣一段
亦愧吾道之不行也已　亦字下增以字
宜黃縣縣學記　宏肆　自漢氏以來能為如此之文

者不過五六人耳然則與六經五子若是班乎曰否其規模具焉而已聖賢之所以應乎世不外于養其身者也凡臨政治人之方皆在格物致知之内故可分小學大學小成大成而以養其身與無所不知無施不可分為學次第則近似而微有所不合所以為曾王之學也

以習恭讓　習下有其字

進材論獄　獄作德

其所為具如此　所字下有以字

則務使人人學其性二句　學其性三字意圓語滯如程子云學以復其性始合性之反之之理防其邪僻放肆是易所謂閑邪存其誠即復性之事剩不獨二字皆可以進之中　中字上有于字

無足動其意者　無字上有而字

為所以養其身之備如此　為作而

則又使知天地事物之變至其素所學問然也　古之學者當其窮理之時所以治天下國家之要無所不講

矣特能盡其性乃能盡人性盡物性耳豈待養身者既備又使知乎此哉

蓋凡人之起居飲食動作之小事二句　總上兩段

其動于視聽四支者至豈用力也哉　此處渾淪言之意味更厚

人之體性之舉動七句　對前兩段

蓋以不學未成之材至其不以此也歟　淋漓條暢

賊盜刑罰之所以積　賊盜作盜賊

積屋之區若干至無外求者　伏周字

其相基會作之本末二句　伏速字

何其周且速也　速字專為下一段起本

固以謂學者人情之所不樂　此不足辨可以削

嚮應而圖之　嚮作響

輿圖書器用之須　輿作以至

學舍記睢汴淮泗　睢字上增輿

並封禹會稽之山　禹作禺

縣真陽之瀧　湞陽作真避仁宗諱

王事之諭　諭作輸

此予之自視而嗟也　之字下有所字

議其濫者　議字上有或字

平生所好慕　生字下有之字

挾長而有恃者所得為　恃作力

南軒記得鄰之茀地燔之　燔作蕃蓋為蕃蘺耳

灌蔬于其間　蔬作疏

與夫論美刺是非　是字衍

感微記遠　記作託

星官樂工　樂作樂

金山寺水陸堂記并楚之衡而濵吳之要也　衡作衡

蓋其浮江之檻四句　金山如在目

余固嗟夫未嘗得與時之君子者遊至故成此不難也

此處文勢窒而碎

則聞夫山之窮堂奥殿　窮作穹

環傑之觀滋起矣　環作瓌

此非佛之法足以動天下　非字下增徒字

夫廢于一時以下　始俊健

則事廢者豈足憂　事字下有之字

鵝湖院佛殿記　末二句尚似合不上

思政堂記夫接于人無窮至則亦豈止于政哉　發明思政之義最條暢

其應無方而不可以易者　以字衍

政者豈止于治文書三句　意思到

兜率院記　如此豈求記者之意哉不作可也　此篇有過于造語之病必其少作也　亦未嘗過特非記事正體

而為途中瘠者如此　途作涂

有司常錮百貨之利至愚不能釋也　斯誠可歎

細若蓬芒　蓬作莛

在治之西十里　西下增八字

擬峴臺記　子朱子謂此篇擬醉翁亭記而不似蓋南豐降格為之以塞流俗之請者也然亦不失為佳作擬峴只一句提過不涉羊杜事葢所記者臺也非獨講於避就之法　虞伯生書此文跋云此記先生是年登進士第歸鄉之時作裴侯名材記不書名亦敬我邦君之意後七十八年其從子紆守撫重刻之久之石又亡又後二百年虞雍集書

因城之東隅　之字衍

繚以橫檻覆以高甍　八字衍

然後谿之平沙漫流至而亦各適其適也　前云山谿之形擬乎峴山故此處就谿山之形點綴作二段

出乎履舄之下　出字上增皆字

至于平岡長陸　陸作陵

與夫荒谿聚落　聚作聚

隱見而繼續者　繼作斷

變化不同　作變化之不同

旁皇徙倚　旁作仿皇作徨

而晏然不知枹鼓之驚　驚作警

亦將同其樂也　將字下增得字　結又約豐樂亭之旨

撫州顏魯公祠堂記　此文零星曲折亦似學王彦章畫像記

與常山太守杲卿伐其後　與字上有公字　常山乃扼其前也

公為之唱也　唱作倡

唐之在朝臣至若公是也　荆川謂于捍賊則略之而獨言其忤奸而不悔此皆微顯闡幽處予謂非平原祠記何得獨詳其扞賊　此一段出于伯夷頌

故公之能處其死至此足以觀公之大也　此段議論他人所不及

知撫州聶君某　某作厚載

通判撫州林君某　某作慥

夫公之赫赫不可盡者　盡作蓋　後半亦微覺頭緒

太多其結亦從穀城夫子廟記來

洪州新建縣廳壁記吏之不能自安三句　感諷婉惻

任而得擇其自處　任作仕

清心亭記則萬物自外至者　物下有之字

亦可謂能知其要矣　能字衍　此文大旨與梁書目

録序相似

閬州張侯廟記　雨澤之應山川主之閬人以謂張侯

之賜者固非而子固遂謂凡祀典之有祈有報皆聖人以世所不得而無因之不廢非其為理信然則誣矣按此文但謂荀卿之論為過未嘗于張侯之祠有譏舊所云者非也

皆聖人之法　若只皆聖人之法則郊特牲篇何以云仁之至義之盡乎

盡己之智而聽于人二句　盡己之智盡人之智則以所聞于古者進材叙然非有譏也

謂神之為理者信然則過矣　聖人所謂敬鬼神而遠之特嚴之而不瀆豈謂其理之非信哉

俟以智勇為將　俟字上增始字

為我書之　為字上增其字

歸老橋記　格已少降然自大雅　前半皆學歐公末段本色

采陵之澗　陵作菱

維吾先人遺吾此土者　人字下有之字

吾所以衣食其力　吾字上有此字

而榮于寵祿　榮作營

尹公亭記　尹師魯之重于當時讀此文及富鄭公所作哀詞可見

然而旦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者　從尹公二字起論

日考圖書　日下有以字

以笑為嬉　為作而

是可謂與人同其好也　也作矣

則李公之傳于世二句　尹公餘韻

筠州學記　元元本本之論于朱子大學章句序亦采其意用之

無苟簡之心　天下道藝之壞不越苟簡二字

其取予進退去就十句　此鄉舉里選之効不說破留在後對勘　議論本後漢儒林傳

士乃有特起于千載之外三句　此公輩所自信者使世無周程者出曾王之立言亦可謂能得六經之支派

者矣　先生云子固非推先濂洛者蓋即謂已與介甫諸公耳然自胡翼之孫明復輩倡明以後士大夫皆尊之觀歐公文集可見也

論道德之旨六句　逐句對後每多排句

此漢之士所不能及　卓然自信

至于漸磨之久　磨作摩

今之士選用于文章至先後之過乎　不能并發明其守不足而庠序之教為必不容已之意但勉其進詞意

圓婉即于下轉出學之不容已于立尤中竅會

夫大學之道一段　只是從上所知有餘轉來亦非特舉致知而反遺格物也此與熙寧轉對疏自不同

以今之事　事作士

國子博士鄭君舊　舊作㑺

誦講之堂　作講誦

休息之廬　休作宿

其賢者超然自信而獨立二句　歸到守上結勉焉以

待上之教化句又綰合上之施化莫易此時一段

瀛州興造記　黄樓銘葢學此種

為南北角道若千里　角作甬

昔鄭火灾　灾字衍

知公之嘗勤于是也　輕筆收重事

廣德軍重修鼓角樓記　謹潔

故障之墟　障作鄣

以縣附庸　庸作宣

尚書兵部員外郎知制誥錢公輔守是邦　公下疊一公字

則又新是四器　四字衍

廣德湖記因其餘材　因字上增又字

因以其山名之上為廟　名字下增山字

尚俾來者有知毋廢前人之功　有字衍

齊州二堂記　核　山川固當攷堂之所由名也然亦太詞費矣使韓柳為之必不然

齊濱濼水　濼音洛與梁山音來沃反者不同

調材木爲舍以寓　材作林

去則徹之　徹作撤

乃爲徙官之廢屋　爲字下有之字

其北析而西也　析作折

髙或致數尺　致作至

齊人皆謂嘗有棄糠于黒水之灣者　句未詳

舟之通于濟者　濟作㴉

魯桓公十有八年　公字下有之字

杜預釋在歷城西北　釋字下有一字

入濟水　下增然濟水三字

自王莽時不能被河南　續漢書郡國志河内郡温縣濟水出王莽時大旱遂枯絶蓋特河内濟源耳其伏流之出者如故也子固謂自莽時不能被河南疑未審按酈善長云濟水當王莽之世川瀆枯竭其後川流逕通津渠勢改尋渠脉水不與昔同則温縣亦如故也

齊州北水門記右侍禁兵馬監押伸懐德　伸作仲

欲後之人知作之自吾三人者始也　三人者三字衍

襄川宜城縣長渠記秦昭王三十八年　秦本紀事在

二十八年

去鄢百里立碣　碣作堨下同

州飲者無所取　州作川

使還渠中　使下有水字

葢水出于西山諸谷者以下　葢有慨于熈寧之言水

利者

使之源流　使下有水字

至于濟水又王莽時而絶　濟之所出非一惟在河内温縣者以王莽時大旱枯絶後人不察遂謂四瀆已絶其一豈其然乎此篇與齊州二堂記皆當契勘也

用力多而收功少　用字上增故字

公聽之不疑　公字上增唐字

故余不得不盡以告後之人　盡作書

徐孺子祠堂記　前論孺子之出處後記祠堂荆川謂當分三段者非　此文亦有宋人習氣前半客勝于主

漢元興以後　漢字下有自字

蓋忘已以為人以下　此段議論髙

按圖記以下　吴時顧邵為豫章太守下車祀先賢徐孺子之墓優待其後此見于吴志本傳者不容但據圖記也　又温嶠鎮武昌日親祭徐孺子墓又王綸之為太守下車祭徐孺子墓豫章何縁入拓拔可疑按此圖

記之文皆出水經注酈元謂至今謂之聘君亭故易其文為至拓拔魏時而不悟豫章非魏所有也永安亦當是吳主孫休時自戊寅至癸未凡六年晉惠時雖亦嘗以永安紀元然一歲四改不過數月疑非晉事也否則或永和之訛

江州景德寺新戒壇記　不侈談其法又不以儒者之論雜之得作記正體

為佛殿山門　山作三

洪州東門記　古雅

蓋莫得而者也　者作考

將求予之識　求字衍

至閶之改作　閶作門

稱其于東南為一都會　會下有者字

道山亭記　陸文裕以為親至閩中乃知為工

其路在閩者　在字衍

其山川之勝　其字上增于字

非獨忘其遠且險　綰定前半篇

越州趙公救菑記　東坡滕達道墓誌有待流民之方當參考而備識之以為南北荒政大略　滕公守鄆富公守青皆可法青越之政略相近

其科條可不待頃而具　頃作須

試中書舍人制誥三道　誥作詔

特進觀文殿大學士除節度使開府儀同三　下有司制二字當另行近刻誤入文中

司制門下　司制二字衍

肅哲足以禔身　哲作括

勅監司考覈州縣治迹詔以夫民事為尤重　夫作吾

使處其名必効其實　名字下有者字

庶夫事舉刑清　四句不免又作四六因試文故也

曾肇轉官除吏部郎中左選　中字下增制字左選二

字宜側注

劉摯禮部郎中制官得人固為急也　得字下有其字

王孚韶禮部員外郎制庶能康朕之事　事字下有可字

胡援壯紘刑部郎中　壯作杜中字下有制字

范孚奇工部郎中高遵惠員外郎制宮室城堭　堭作隍

郎于堭部　堭作起

王祖道司封員外郎制以稽郡吏之治　郡作羣

爾尚欽𢦏　欽作起

穆珣司封郎中制　封一作勲

論功烈　功作勞

蔡京范珣考功員外郎制　珣作峋

劉蒙御史臺主簿王子琦太常寺主簿制　注王子琦

改憲府作卿　作王子琦制改憲府作卿寺

鐸張崇翟思邵剛太常博士制　鐸字上增徐字

其尚欽哉　欽作起

林希著作佐郎制往服厥敘　服作祗

刑恕校書郎制　刑作邢

李常太常少卿制玆為朕志　為作惟

錢暄光禄卿　卿下增制字

勞閱有聞　閱作閲

無曠司　作無曠厥司

楊汲大理卿王衮韓晉卿少卿制　注少卿改云廷尉

云貳當作廷尉之貳

陳睦鴻臚卿　卿下增制字

黄筆職方員外郎制貫利同而材用便 疑有訛

義門讀書記卷四十二